

新民晚报



红楼札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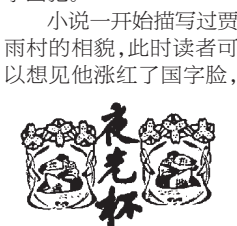
《红楼梦》的故事从神话转到人世,第一个出场比较重要的人物是贾雨村。

在开头的几回里,贾雨村的人生起伏跌宕:他先是作为一个“穷儒”寄居在姑苏阊门的葫芦庙,生计艰辛,幸亏本地乡绅甄士隐慷慨相助,得以进京赴考,中进士,放外任,又升到知府,做成了大老爷。不久却因为“贪酷”和“恃才侮上”,遭弹劾丢了官职。之后被林如海看中,请去做了林黛玉的启蒙老师,继而受林如海之托护送林黛玉进京去了贾府。由此得到机会,经过贾府走通了王子腾的门路。王子腾权势煊赫,“轻轻的”便让贾雨村恢复官职,他被委派到应天府做知府,又成了大老爷。

那贾雨村上马到任,便接手一桩案子:薛蟠与冯渊争买一名丫鬟,那薛公子身属金陵豪门,人称“呆霸王”,乃是世间第一等任性使气之人,一声吆喝,便指使奴仆把冯渊活活打死了。打死人也浑不当事,一走了之。前任官员装聋作哑,案子悬在那里已有一年之久。

我们看到贾雨村的反应——只见他大怒道:“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贾雨村立刻作出两项决定:第一,派人捉拿凶犯的家属进行拷问;第二,发布一张海捕文书,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通缉令,捉拿凶犯。

小说一开始描写过贾雨村相貌,此时读者可以想见他涨红了国字脸,



我是羽毛球发烧友。小时候在国内,没有正规场地,也没有球网。我们常在空地上打球,还得看天气,时常要迎风作战,但热情一点不减。偶尔,能跟着父母在体校工作的同学,混进体育学院的球馆,看职业运动员训练。球虽然没摸着,却体验了无风无雨,脚下是木地板的“奢侈”。

21岁那年,我在加拿大第一次花了近一百加元,买了把一体成形的羽毛球拍。当时,我晚上在勤工俭学,月薪七块五,每天四小时。这笔钱,是我大半周的工资。说是“巨款”并不过分。我加入了学院的羽毛球队。教练宝拉个子小小,开辆超大的“皮卡”。我们几个女生坐她的车,她男友詹姆斯开辆面包车,载着男生。去多伦多打校际联赛,为了省钱,只订了两个标准间,女生一间,男生一间。好在北美酒店房间不小,床也够大。打地铺的,睡沙发的,都有。我个子瘦小,和一个高大的荷兰裔女孩挤一张床。比赛期间,自带干粮,水管够。我只有一把球拍。不巧,拍线断了。詹姆斯趁着比赛间隙,手脚并举给我重新绑上线——连台穿线机都没有。

当天比赛结束,没有多余经费住店,连夜从多伦多赶回大学城——安大略省的伦敦。半路又累又饿,在高速休息站吃麦当劳。一个男生太饿了,点了三个汉堡。掏钱时却凑不齐,在口袋里翻找半天。

30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义工参

对这件事没有任何考虑?只是恰巧,他的一个外甥有人命案挂在应天府,而借助他的势力得以复职的贾雨村,又恰巧到了应天府做官?

在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一下《红楼梦》的叙事艺术。作者用的是一种非全知视角。这种叙事方法,隐含着一种认知态度:世界上很多事情,其究竟的真相是不可知的。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

一些迹象;如果条件好,人们有可能通过这些迹象,去推导真相。当作者以这种认知态度来写小说时,就会出现所谓“非全知”的叙事。那似乎是说,有些真相,我也不知道,我也只知道一些迹象。

那么,我们来看作者给出的迹象,并努力由此进行推导。首先一个问题,是薛蟠打死人浑不当事,他的长辈,尤其是身居高位,无疑历经宦海风波的王子腾,也可以浑不当事吗?这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传统政治、尤其明清那种皇权极端化的政治生活中,一个官员权势再大,也必然有或隐或显的对手。没有人能够一手遮天。因此,有些事情看起来好像没有人敢说,但是白云苍狗,到了某种关口,它就会成为攻击你的把柄。所谓“遗患无穷”。一条人命案挂在那里,久拖不决,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第四回开头,作者好像不经意地说了一句:“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计议家务事,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这里的“兄嫂”便是指王子腾夫妇,而“姨母家”便是指薛家。王子腾一个妹妹嫁给了贾政,是贾宝玉的母亲,另一个妹妹嫁给了薛家,是薛蟠和薛宝钗的娘。这

大家都会笑,说他其实想吃四个,钱不够,不如把包装纸也吃了。这么多年,比赛结果早忘了,过程的艰苦却记得清楚。可这还不是最艰苦的。几年后,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提供赞助,在滑铁卢大学举办全加学联羽毛球邀请赛。我又去打女双。赞助方提供了比赛用球。其他一切开销,均由自己承担。在学院的校队时,至少还有印着校名和自己名字的队服。这次,全是自备装备。那时中国学生都不宽裕,穿什么的都有。因为打球出汗,舍不得穿好衣服,都是旧汗衫,洗得看不出本色。还有人穿着睡觉的宽松短裤就上场了,看上去,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没人介意,各校队伍都差不多。记得有支大学队,穿了颜色相近的T恤。一出场,竟有些惊艳的效果。

比赛结果也忘了。只记得那时大家都很节俭。年底,家家省吃俭用,存下几百、一千加元,寄回国内。一顿快餐的钱,也舍不得花。那天的晚餐,我们吃的是中午有人从Costco买来、留在车里的披萨。大家啃着冷披萨,喝着凉水,连夜开车回大学城。

30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义工参

三十年后的球赛

方海伦

大家都会笑,说他其实想吃四个,钱不够,不如把包装纸也吃了。这么多年,比赛结果早忘了,过程的艰苦却记得清楚。可这还不是最艰苦的。几年后,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提供赞助,在滑铁卢大学举办全加学联羽毛球邀请赛。我又去打女双。赞助方提供了比赛用球。其他一切开销,均由自己承担。在学院的校队时,至少还有印着校名和自己名字的队服。这次,全是自备装备。那时中国学生都不宽裕,穿什么的都有。因为打球出汗,舍不得穿好衣服,都是旧汗衫,洗得看不出本色。还有人穿着睡觉的宽松短裤就上场了,看上去,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没人介意,各校队伍都差不多。记得有支大学队,穿了颜色相近的T恤。一出场,竟有些惊艳的效果。比赛结果也忘了。只记得那时大家都很节俭。年底,家家省吃俭用,存下几百、一千加元,寄回国内。一顿快餐的钱,也舍不得花。那天的晚餐,我们吃的是中午有人从Costco买来、留在车里的披萨。大家啃着冷披萨,喝着凉水,连夜开车回大学城。

30年后的今天,我作为义工参

国福路51号,是一栋西班牙式别墅,风格独特、精美,据说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它占地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多平方米,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外是大片农田。因为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复旦人称它“绿屋”。1956年,学校领导劝说我先生的父亲陈望道(以下简称“父亲”),从复旦大学“卢山村”搬出,住进此屋。他一直不肯答应,当时家中只有三人居住,他觉得那房子太大,经过学校反复说明这是工作需要,他才勉强答应,但提出要将校内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搬到此楼办公。

当时父亲工作很忙,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校长、文化部部长、高教局局长等等,后来此屋成为经常要接待校外贵宾的重要场所。1959年接待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之后有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美国日本校长代表团等等。2011年国福路51号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经修缮后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名义对外开放。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诞辰135周年,清明前夕我们应邀参加了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和校长金力带领的,还有一大批学生参加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祭扫活动,正如韩叙同学所说,来到展示馆,仿佛仍然感受到当年油灯下伏案译书的身影,那一页页泛着墨香的文字,让“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有了更真切、更深沉的分量。

在51号,我先生陪伴父亲22年,我与望道先生朝夕相处也达10年之久,每次来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被无尽的思念裹挟。

婆婆蔡慕晖1901年5月出生在浙江东阳一户医生之家,1935年公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1937年翻译《艺术的起源》,同济大学把此书作为新生必修课教材。1937年起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为世界女青年会理事,1950年任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195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外文系代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并担任复旦校工委会副主席,创办了复旦幼儿园。父亲1931年因保护左派学生,被迫离开了复旦。1940年为避免汪伪特务迫害,辗转香港去了后方重庆复旦大学,1942年任新闻

验证的呢?曹雪芹没有说。他好像也不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没有人知道。贾雨村是个有才华的人。把一口凛然的嘴脸改换一下,“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然后写信报告王子腾:“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小说作者也懒得多写,三言两语便交代了。他是用一种叙事方法告诉读者,这一点也不稀罕,不心惊。你“人命关天”吗?你可能包公戏看多了。但我们作为普通百姓,还是会念着英莲(后来薛宝钗为她改名为“香菱”)的可怜。我们会想:贾雨村欠着甄士隐的恩情,他亲口答应过要找到这孩子送她回到母亲身边;他就算徇私枉法,报答不了王子腾和贾政,难道不能把英莲要回来(薛蟠也并不真喜爱英莲,只不过呆霸王的呆性,任何东西,容不得别人跟他争而已),也报答一下甄士隐?但站在贾雨村的立场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卷到这桩人命案里去了,弄得不干不净;这会令王子腾他们感到蹊跷,而心生疑惑。一旦如此,对贾雨村所期待的仕途腾达大为不利。他有良心也有正义感,但是对比于追逐富贵的欲望,那些东西淡薄犹如轻烟,见风即散。

《红楼梦》写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看似豪迈而品性卑劣的贾雨村,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是呆霸王任性杀人,贾雨村徇私枉法。这构成了《红楼梦》故事的一种背景。而英莲也就是香菱,一生凄苦,最终经受不了呆霸王和他的恶妻夏金桂的合力摧残,抑郁而死(原作的预设如此)。这也告诉我们,善良无辜者的不幸,纵使有偶然的原因,而根本缘由,乃是世间罪恶的层层叠加。

“五一”走阿里大环线,班公湖是我全程最心心念念的目的地。作为青藏高原上的界湖,它最独特的地理特征是东淡西咸的分化:东段为淡水,水草丰茂、水鸟云集,湖水因水深、矿物质与光线折射,晕染出从浅青到碧蓝的渐变层次;而西段则逐渐转为咸水,植被稀疏,与这边的生机形成鲜明对比。靠近班公湖南岸,有一座朵赛宗山,画面中是朵赛宗山伸入湖中的月牙形沙嘴半岛。它是山体被湖水侵蚀,再由河流泥沙沉积形成的砾石岸线,像一弯金色的月牙嵌在蓝绿交织的湖面间,把水域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浅滩水域

清透如绿松石,深水区域沉静似蓝宝石,光影掠过水面,泛起细碎的波光,连风里都带着湖水的清冽。站在岸边时,只觉湖面辽阔无垠;唯有从高空俯瞰,才懂班公湖的灵动与朵赛宗山的雄浑,是怎样在高原上共同勾勒出这幅壮阔的画卷。眼前的湖光山色越是壮美,我内心的敬意便越是凝重。这片澄澈的湖水、蜿蜒的岸线,正是加勒万河谷的戍边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他们用青春与热血,为我们守住了这方安宁。此刻按下快门,定格的不只是阿里的风景,更是对他们最深的怀念——山河无恙,湖水长流,每一寸土地都记得他们的赤诚。

摄影 浅滩水域

国福路51号,是一栋西班牙式别墅,风格独特、精美,据说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它占地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多平方米,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外是大片农田。因为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复旦人称它“绿屋”。1956年,学校领导劝说我先生的父亲陈望道(以下简称“父亲”),从复旦大学“卢山村”搬出,住进此屋。他一直不肯答应,当时家中只有三人居住,他觉得那房子太大,经过学校反复说明这是工作需要,他才勉强答应,但提出要将校内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搬到此楼办公。

当时父亲工作很忙,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校长、文化部部长、高教局局长等等,后来此屋成为经常要接待校外贵宾的重要场所。1959年接待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之后有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美国日本校长代表团等等。2011年国福路51号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经修缮后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名义对外开放。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诞辰135周年,清明前夕我们应邀参加了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和校长金力带领的,还有一大批学生参加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祭扫活动,正如韩叙同学所说,来到展示馆,仿佛仍然感受到当年油灯下伏案译书的身影,那一页页泛着墨香的文字,让“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有了更真切、更深沉的分量。

在51号,我先生陪伴父亲22年,我与望道先生朝夕相处也达10年之久,每次来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被无尽的思念裹挟。

婆婆蔡慕晖1901年5月出生在浙江东阳一户医生之家,1935年公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1937年翻译《艺术的起源》,同济大学把此书作为新生必修课教材。1937年起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为世界女青年会理事,1950年任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195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外文系代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并担任复旦校工委会副主席,创办了复旦幼儿园。父亲1931年因保护左派学生,被迫离开了复旦。1940年为避免汪伪特务迫害,辗转香港去了后方重庆复旦大学,1942年任新闻

验证的呢?曹雪芹没有说。他好像也不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没有人知道。贾雨村是个有才华的人。把一口凛然的嘴脸改换一下,“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然后写信报告王子腾:“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小说作者也懒得多写,三言两语便交代了。他是用一种叙事方法告诉读者,这一点也不稀罕,不心惊。你“人命关天”吗?你可能包公戏看多了。但我们作为普通百姓,还是会念着英莲(后来薛宝钗为她改名为“香菱”)的可怜。我们会想:贾雨村欠着甄士隐的恩情,他亲口答应过要找到这孩子送她回到母亲身边;他就算徇私枉法,报答不了王子腾和贾政,难道不能把英莲要回来(薛蟠也并不真喜爱英莲,只不过呆霸王的呆性,任何东西,容不得别人跟他争而已),也报答一下甄士隐?但站在贾雨村的立场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卷到这桩人命案里去了,弄得不干不净;这会令王子腾他们感到蹊跷,而心生疑惑。一旦如此,对贾雨村所期待的仕途腾达大为不利。他有良心也有正义感,但是对比于追逐富贵的欲望,那些东西淡薄犹如轻烟,见风即散。

《红楼梦》写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看似豪迈而品性卑劣的贾雨村,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是呆霸王任性杀人,贾雨村徇私枉法。这构成了《红楼梦》故事的一种背景。而英莲也就是香菱,一生凄苦,最终经受不了呆霸王和他的恶妻夏金桂的合力摧残,抑郁而死(原作的预设如此)。这也告诉我们,善良无辜者的不幸,纵使有偶然的原因,而根本缘由,乃是世间罪恶的层层叠加。

“五一”走阿里大环线,班公湖是我全程最心心念念的目的地。作为青藏高原上的界湖,它最独特的地理特征是东淡西咸的分化:东段为淡水,水草丰茂、水鸟云集,湖水因水深、矿物质与光线折射,晕染出从浅青到碧蓝的渐变层次;而西段则逐渐转为咸水,植被稀疏,与这边的生机形成鲜明对比。靠近班公湖南岸,有一座朵赛宗山,画面中是朵赛宗山伸入湖中的月牙形沙嘴半岛。它是山体被湖水侵蚀,再由河流泥沙沉积形成的砾石岸线,像一弯金色的月牙嵌在蓝绿交织的湖面间,把水域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浅滩水域

清透如绿松石,深水区域沉静似蓝宝石,光影掠过水面,泛起细碎的波光,连风里都带着湖水的清冽。站在岸边时,只觉湖面辽阔无垠;唯有从高空俯瞰,才懂班公湖的灵动与朵赛宗山的雄浑,是怎样在高原上共同勾勒出这幅壮阔的画卷。眼前的湖光山色越是壮美,我内心的敬意便越是凝重。这片澄澈的湖水、蜿蜒的岸线,正是加勒万河谷的戍边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他们用青春与热血,为我们守住了这方安宁。此刻按下快门,定格的不只是阿里的风景,更是对他们最深的怀念——山河无恙,湖水长流,每一寸土地都记得他们的赤诚。

摄影 浅滩水域

国福路51号的点点滴滴

朱良玉

国福路51号,是一栋西班牙式别墅,风格独特、精美,据说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它占地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多平方米,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外是大片农田。因为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复旦人称它“绿屋”。1956年,学校领导劝说我先生的父亲陈望道(以下简称“父亲”),从复旦大学“卢山村”搬出,住进此屋。他一直不肯答应,当时家中只有三人居住,他觉得那房子太大,经过学校反复说明这是工作需要,他才勉强答应,但提出要将校内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搬到此楼办公。

当时父亲工作很忙,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校长、文化部部长、高教局局长等等,后来此屋成为经常要接待校外贵宾的重要场所。1959年接待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之后有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美国日本校长代表团等等。2011年国福路51号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经修缮后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名义对外开放。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诞辰135周年,清明前夕我们应邀参加了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和校长金力带领的,还有一大批学生参加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祭扫活动,正如韩叙同学所说,来到展示馆,仿佛仍然感受到当年油灯下伏案译书的身影,那一页页泛着墨香的文字,让“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有了更真切、更深沉的分量。

在51号,我先生陪伴父亲22年,我与望道先生朝夕相处也达10年之久,每次来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被无尽的思念裹挟。

婆婆蔡慕晖1901年5月出生在浙江东阳一户医生之家,1935年公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1937年翻译《艺术的起源》,同济大学把此书作为新生必修课教材。1937年起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为世界女青年会理事,1950年任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195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外文系代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并担任复旦校工委会副主席,创办了复旦幼儿园。父亲1931年因保护左派学生,被迫离开了复旦。1940年为避免汪伪特务迫害,辗转香港去了后方重庆复旦大学,1942年任新闻

验证的呢?曹雪芹没有说。他好像也不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没有人知道。贾雨村是个有才华的人。把一口凛然的嘴脸改换一下,“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然后写信报告王子腾:“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小说作者也懒得多写,三言两语便交代了。他是用一种叙事方法告诉读者,这一点也不稀罕,不心惊。你“人命关天”吗?你可能包公戏看多了。但我们作为普通百姓,还是会念着英莲(后来薛宝钗为她改名为“香菱”)的可怜。我们会想:贾雨村欠着甄士隐的恩情,他亲口答应过要找到这孩子送她回到母亲身边;他就算徇私枉法,报答不了王子腾和贾政,难道不能把英莲要回来(薛蟠也并不真喜爱英莲,只不过呆霸王的呆性,任何东西,容不得别人跟他争而已),也报答一下甄士隐?但站在贾雨村的立场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卷到这桩人命案里去了,弄得不干不净;这会令王子腾他们感到蹊跷,而心生疑惑。一旦如此,对贾雨村所期待的仕途腾达大为不利。他有良心也有正义感,但是对比于追逐富贵的欲望,那些东西淡薄犹如轻烟,见风即散。

《红楼梦》写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看似豪迈而品性卑劣的贾雨村,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是呆霸王任性杀人,贾雨村徇私枉法。这构成了《红楼梦》故事的一种背景。而英莲也就是香菱,一生凄苦,最终经受不了呆霸王和他的恶妻夏金桂的合力摧残,抑郁而死(原作的预设如此)。这也告诉我们,善良无辜者的不幸,纵使有偶然的原因,而根本缘由,乃是世间罪恶的层层叠加。

“五一”走阿里大环线,班公湖是我全程最心心念念的目的地。作为青藏高原上的界湖,它最独特的地理特征是东淡西咸的分化:东段为淡水,水草丰茂、水鸟云集,湖水因水深、矿物质与光线折射,晕染出从浅青到碧蓝的渐变层次;而西段则逐渐转为咸水,植被稀疏,与这边的生机形成鲜明对比。靠近班公湖南岸,有一座朵赛宗山,画面中是朵赛宗山伸入湖中的月牙形沙嘴半岛。它是山体被湖水侵蚀,再由河流泥沙沉积形成的砾石岸线,像一弯金色的月牙嵌在蓝绿交织的湖面间,把水域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浅滩水域

清透如绿松石,深水区域沉静似蓝宝石,光影掠过水面,泛起细碎的波光,连风里都带着湖水的清冽。站在岸边时,只觉湖面辽阔无垠;唯有从高空俯瞰,才懂班公湖的灵动与朵赛宗山的雄浑,是怎样在高原上共同勾勒出这幅壮阔的画卷。眼前的湖光山色越是壮美,我内心的敬意便越是凝重。这片澄澈的湖水、蜿蜒的岸线,正是加勒万河谷的戍边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他们用青春与热血,为我们守住了这方安宁。此刻按下快门,定格的不只是阿里的风景,更是对他们最深的怀念——山河无恙,湖水长流,每一寸土地都记得他们的赤诚。

摄影 浅滩水域

国福路51号,是一栋西班牙式别墅,风格独特、精美,据说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它占地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多平方米,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外是大片农田。因为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复旦人称它“绿屋”。1956年,学校领导劝说我先生的父亲陈望道(以下简称“父亲”),从复旦大学“卢山村”搬出,住进此屋。他一直不肯答应,当时家中只有三人居住,他觉得那房子太大,经过学校反复说明这是工作需要,他才勉强答应,但提出要将校内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搬到此楼办公。

当时父亲工作很忙,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校长、文化部部长、高教局局长等等,后来此屋成为经常要接待校外贵宾的重要场所。1959年接待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之后有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美国日本校长代表团等等。2011年国福路51号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经修缮后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名义对外开放。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诞辰135周年,清明前夕我们应邀参加了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和校长金力带领的,还有一大批学生参加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祭扫活动,正如韩叙同学所说,来到展示馆,仿佛仍然感受到当年油灯下伏案译书的身影,那一页页泛着墨香的文字,让“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有了更真切、更深沉的分量。

在51号,我先生陪伴父亲22年,我与望道先生朝夕相处也达10年之久,每次来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被无尽的思念裹挟。

婆婆蔡慕晖1901年5月出生在浙江东阳一户医生之家,1935年公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1937年翻译《艺术的起源》,同济大学把此书作为新生必修课教材。1937年起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为世界女青年会理事,1950年任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195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外文系代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并担任复旦校工委会副主席,创办了复旦幼儿园。父亲1931年因保护左派学生,被迫离开了复旦。1940年为避免汪伪特务迫害,辗转香港去了后方重庆复旦大学,1942年任新闻

验证的呢?曹雪芹没有说。他好像也不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没有人知道。贾雨村是个有才华的人。把一口凛然的嘴脸改换一下,“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然后写信报告王子腾:“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小说作者也懒得多写,三言两语便交代了。他是用一种叙事方法告诉读者,这一点也不稀罕,不心惊。你“人命关天”吗?你可能包公戏看多了。但我们作为普通百姓,还是会念着英莲(后来薛宝钗为她改名为“香菱”)的可怜。我们会想:贾雨村欠着甄士隐的恩情,他亲口答应过要找到这孩子送她回到母亲身边;他就算徇私枉法,报答不了王子腾和贾政,难道不能把英莲要回来(薛蟠也并不真喜爱英莲,只不过呆霸王的呆性,任何东西,容不得别人跟他争而已),也报答一下甄士隐?但站在贾雨村的立场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卷到这桩人命案里去了,弄得不干不净;这会令王子腾他们感到蹊跷,而心生疑惑。一旦如此,对贾雨村所期待的仕途腾达大为不利。他有良心也有正义感,但是对比于追逐富贵的欲望,那些东西淡薄犹如轻烟,见风即散。

《红楼梦》写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看似豪迈而品性卑劣的贾雨村,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是呆霸王任性杀人,贾雨村徇私枉法。这构成了《红楼梦》故事的一种背景。而英莲也就是香菱,一生凄苦,最终经受不了呆霸王和他的恶妻夏金桂的合力摧残,抑郁而死(原作的预设如此)。这也告诉我们,善良无辜者的不幸,纵使有偶然的原因,而根本缘由,乃是世间罪恶的层层叠加。

“五一”走阿里大环线,班公湖是我全程最心心念念的目的地。作为青藏高原上的界湖,它最独特的地理特征是东淡西咸的分化:东段为淡水,水草丰茂、水鸟云集,湖水因水深、矿物质与光线折射,晕染出从浅青到碧蓝的渐变层次;而西段则逐渐转为咸水,植被稀疏,与这边的生机形成鲜明对比。靠近班公湖南岸,有一座朵赛宗山,画面中是朵赛宗山伸入湖中的月牙形沙嘴半岛。它是山体被湖水侵蚀,再由河流泥沙沉积形成的砾石岸线,像一弯金色的月牙嵌在蓝绿交织的湖面间,把水域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浅滩水域

清透如绿松石,深水区域沉静似蓝宝石,光影掠过水面,泛起细碎的波光,连风里都带着湖水的清冽。站在岸边时,只觉湖面辽阔无垠;唯有从高空俯瞰,才懂班公湖的灵动与朵赛宗山的雄浑,是怎样在高原上共同勾勒出这幅壮阔的画卷。眼前的湖光山色越是壮美,我内心的敬意便越是凝重。这片澄澈的湖水、蜿蜒的岸线,正是加勒万河谷的戍边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他们用青春与热血,为我们守住了这方安宁。此刻按下快门,定格的不只是阿里的风景,更是对他们最深的怀念——山河无恙,湖水长流,每一寸土地都记得他们的赤诚。

摄影 浅滩水域

国福路51号,是一栋西班牙式别墅,风格独特、精美,据说是20世纪30年代建的。它占地15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300多平方米,四周筑有围墙,围墙外是大片农田。因为屋顶覆盖绿色琉璃瓦,复旦人称它“绿屋”。1956年,学校领导劝说我先生的父亲陈望道(以下简称“父亲”),从复旦大学“卢山村”搬出,住进此屋。他一直不肯答应,当时家中只有三人居住,他觉得那房子太大,经过学校反复说明这是工作需要,他才勉强答应,但提出要将校内的语言、逻辑、修辞研究室搬到此楼办公。

当时父亲工作很忙,他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复旦校长、文化部部长、高教局局长等等,后来此屋成为经常要接待校外贵宾的重要场所。1959年接待了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之后有苏联元帅伏罗希洛夫、印度副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和美国日本校长代表团等等。2011年国福路51号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又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18年经修缮后以《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名义对外开放。

今年是陈望道先生诞辰135周年,清明前夕我们应邀参加了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和校长金力带领的,还有一大批学生参加的《共产党宣言》展示馆(陈望道旧居)的祭扫活动,正如韩叙同学所说,来到展示馆,仿佛仍然感受到当年油灯下伏案译书的身影,那一页页泛着墨香的文字,让“真理的味道是甜的”这句话有了更真切、更深沉的分量。

在51号,我先生陪伴父亲22年,我与望道先生朝夕相处也达10年之久,每次来到《共产党宣言》展示馆,总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被无尽的思念裹挟。

婆婆蔡慕晖1901年5月出生在浙江东阳一户医生之家,1935年公派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1937年翻译《艺术的起源》,同济大学把此书作为新生必修课教材。1937年起任女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47年当选为世界女青年会理事,1950年任上海市妇联执行委员,1951年任上海震旦大学外文系代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复旦大学外文系任教,并担任复旦校工委会副主席,创办了复旦幼儿园。父亲1931年因保护左派学生,被迫离开了复旦。1940年为避免汪伪特务迫害,辗转香港去了后方重庆复旦大学,1942年任新闻

验证的呢?曹雪芹没有说。他好像也不知道。世上很多事情没有人知道。贾雨村是个有才华的人。把一口凛然的嘴脸改换一下,“便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然后写信报告王子腾:“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这种事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小说作者也懒得多写,三言两语便交代了。他是用一种叙事方法告诉读者,这一点也不稀罕,不心惊。你“人命关天”吗?你可能包公戏看多了。但我们作为普通百姓,还是会念着英莲(后来薛宝钗为她改名为“香菱”)的可怜。我们会想:贾雨村欠着甄士隐的恩情,他亲口答应过要找到这孩子送她回到母亲身边;他就算徇私枉法,报答不了王子腾和贾政,难道不能把英莲要回来(薛蟠也并不真喜爱英莲,只不过呆霸王的呆性,任何东西,容不得别人跟他争而已),也报答一下甄士隐?但站在贾雨村的立场来说,这就是把自己卷到这桩人命案里去了,弄得不干不净;这会令王子腾他们感到蹊跷,而心生疑惑。一旦如此,对贾雨村所期待的仕途腾达大为不利。他有良心也有正义感,但是对比于追逐富贵的欲望,那些东西淡薄犹如轻烟,见风即散。

《红楼梦》写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是看似豪迈而品性卑劣的贾雨村,第一个独立完整的故事是呆霸王任性杀人,贾雨村徇私枉法。这构成了《红楼梦》故事的一种背景。而英莲也就是香菱,一生凄苦,最终经受不了呆霸王和他的恶妻夏金桂的合力摧残,抑郁而死(原作的预设如此)。这也告诉我们,善良无辜者的不幸,纵使有偶然的原因,而根本缘由,乃是世间罪恶的层层叠加。

“五一”走阿里大环线,班公湖是我全程最心心念念的目的地。作为青藏高原上的界湖,它最独特的地理特征是东淡西咸的分化:东段为淡水,水草丰茂、水鸟云集,湖水因水深、矿物质与光线折射,晕染出从浅青到碧蓝的渐变层次;而西段则逐渐转为咸水,植被稀疏,与这边的生机形成鲜明对比。靠近班公湖南岸,有一座朵赛宗山,画面中是朵赛宗山伸入湖中的月牙形沙嘴半岛。它是山体被湖水侵蚀,再由河流泥沙沉积形成的砾石岸线,像一弯金色的月牙嵌在蓝绿交织的湖面间,把水域勾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浅滩水域

清透如绿松石,深水区域沉静似蓝宝石,光影掠过水面,泛起细碎的波光,连风里都带着湖水的清冽。站在岸边时,只觉湖面辽阔无垠;唯有从高空俯瞰,才懂班公湖的灵动与朵赛宗山的雄浑,是怎样在高原上共同勾勒出这幅壮阔的画卷。眼前的湖光山色越是壮美,我内心的敬意便越是凝重。这片澄澈的湖水、蜿蜒的岸线,正是加勒万河谷的戍边战士们用生命守护的山河。他们用青春与热血,为我们守住了这方安宁。此刻按下快门,定格的不只是阿里的风景,更是对他们最深的怀念——山河无恙,湖水长流,每一寸土地都记得他们的赤诚。

摄影 浅滩水域

七夕会

七夕会

